

尼各马科伦理学

〔古希腊〕亚里士多德 著

苗力田 译



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



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

罗国杰 郑文林 主编

尼各马科伦理学

〔古希腊〕亚里士多德 著

苗力田 译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苏晓离
责任校对：鲁 滨
封面设计：谭国民
版式设计：李玲玲

尼各马科伦理学

Nigemake Lunlixue

〔古希腊〕亚里士多德 著

苗力田 译

出版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发行

经 销
北京新华印刷厂 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7.75印张 2插页 191千字

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 000 册

ISBN 7-5004-0821-8/B·161 定价：4.50元

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序

出版一套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，我们素有此愿，但碍于各种原因，却一直未能实现。近几年来，一些同志已经努力译出了一批国外伦理学专著，但毕竟力量分散，也难见系统。现在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同志大力支持，这套丛书得以陆续出版，这是一件值得拍手称庆的好事。

中国历来号称文明古国，礼义之邦，伦理思想一向发达，特别是值此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时期，伦理学更有勃兴之势。为了迎接和促进伦理学的发展和繁荣，最重要的当然是研究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现象，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，探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、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人们的精神境界的规律和方法，这是我们的主要着力点。但是，也有必要整理我国历史上留传下来的丰富的道德文化遗产，有必要借鉴国外从古代到当代的各种独特的伦理思想成果，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两翼。

这一套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，我们力求选入已有定论的古典名著和有较大影响的当代专著，包括较好的伦理学史和教科书；在翻译上，则力求做到文从字顺，不走原意。我们不仅希望伦理学专业的同志，也希望其他

研究领域的同志来参加这一工作。本着贵精勿滥的原则，准备一年先出两三本，积数年之功想必会做出较大的成绩。

国外的伦理思想所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，所处理的道德问题和依凭的价值观念，跟我国目前的情况均有不同，所以，一番批判改造和消化吸收的功夫自然是不可少的。我们的读者，一定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带着中国的问题去阅读这些书，并从中得到正反两方面的启发借鉴，这也正是我们出这套丛书的希望所寄。

罗国杰 郑文林

中译本序

在亚里士多德名义之下的伦理学著作，现存有三种：(1)《尼各马科伦理学》(*Ethika nikomokheia*)、(2)《优代莫伦理学》(*Ethika eudemeia*)和《大伦理学》(*Ethika megalia*)。这三种伦理学虽然都各自具有某些不同的特点，但它们在思想内容上是基本一致的。所以，很有理由据此推断，它们不过是漫步学派中人，在不同时期，为不同的对象所编写的讲授提纲。在这三者之中，《尼各马科伦理学》当然最具代表性。至于它为什么称为“尼各马科”，现在已没有人十分清楚，但由于亚里士多德的爱子尼各马科斯(*Nikomackos*)幼年早卒，认为这一名著是出于他之手的断定是不能成立了。其余的可能，就是或者是为了纪念亚里士多德的老父，或者是为了纪念他的幼子，因为他们祖孙是同名的。《尼各马科伦理学》思想完整、结构严密，各章节次第一气呵成。它表现为是一本经过深思熟虑、出于一个伟大天才之手的作品。这个人也许就是亚里士多德本人。在当前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，《尼各马科伦理学》是唯一的一部系统著作，而其他的著作都是经过后代编辑者之手，把同类著作拼凑在一起，而加以篇名。在今日世界亚里士多德研究中，《尼各马科伦理学》一书也是被研究得最仔细、注释得最广泛、成果最丰富的。在我们这里也可以见到类似的情况，早在30年代人们就注意于这部书，并已将其从英语转译过两次。

在三种伦理学中，《大伦理学》是篇幅最小的，共计两卷51

章。它之所以被称之为“大”，*megala*，据人们推断，是因为它的卷帙虽然最少，但如果把它们当作一卷而卷在一起，其体积也就变得巨大了。或者是由于这份提纲是以伦理学的初学者为对象而编写的，它只限于概略地讲一些基本问题，伦理学中的大问题。它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“什么是善”。善并不是抽象的东西。人必须在人的品行和习性中去寻找人的德性。如若一个人本身不是有德行的人，不是一个*Spoudaios*，没有自己的一定品质，他在社会中就将一事无成。

《优代莫伦理学》之所以被称为“优代莫”，一个显明的理由似乎是，它出之于亚里士多德著名的学生成德斯岛的优代莫斯(*Eudemos*)之手。然而学者们从文体上的研究却断然地否定了这一论断。那么此书为什么称之为“优代莫”，也就令人十分费解了。此外，这种伦理学的卷次，也是个长期争论、莫衷一是的问题。根据贝克尔(Bekker)标准本，我们现存的《优代莫伦理学》计四卷，这就是第一至三卷和第七卷。有一种意见认为，如果把第七卷中的第13—15章独立出来算做第八卷，那么就是个五卷本的伦理学。通过对比，学者们发现，《优代莫伦理学》的第一卷到第三卷的内容，与《尼各马科伦理学》的第一卷至第四卷的内容相当。而《优代莫伦理学》的第七卷和第八卷的内容，则和《尼各马科伦理学》的第八卷、第九卷的内容相当。根据这样一个类比相推，人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不无理由的结论：现在《优代莫伦理学》中所缺失的第四至六卷的内容，应该和《尼各马科伦理学》的第五至七卷相当；甚至可以极而言之，《尼各马科伦理学》的第五至七卷，也就是《优代莫伦理学》的第四至六卷；如若把《尼各马科伦理学》的第五至七卷移过来，那么《优代莫伦理学》就会补充为另一种完整的、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版本。这样一些讨论可得相互启发、深入思索之益，但在客观的凭据找到之前，是不会得到确定不移的结论的。

就目录学而言，《尼各马科伦理学》的第五至七卷是否就是

《优代莫伦理学》的第四至六卷的讨论，是不会得到确定不移的积极结论的。但就思想而言，就哲学而言，这一讨论却达到了一个确定不移的、积极的结论，一个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精神，对于把握希腊哲学本质极关重要的结论。这个结论就是第十卷在三种伦理学中，是《尼各马科伦理学》所独有的。在这里，亚里士多德，这位集古希腊哲学之大成者，把理智的活动方式、思辨和生活方式紧密结合起来，奏出了哲学乐章的最强音，称之为神圣的生活方式，最高的幸福，并且从各个角度加以论证。只有幸福才是人的目的，幸福不是品质，而是现实活动，是一种以其自身而被选择的现实活动。幸福就是自足(*autarkeia*)，就是无所短缺。幸福生活离不开勤劳。由于有权势的人在逸乐中消磨生活，所以人们就把逸乐当作幸福的事情。但德性和理智不在权势之中，所以，幸福决不在逸乐之中。思辨活动是最完美的幸福，因为它本身就是神圣的、合于本已德性的现实活动。思辨活动是最强大的，而且持续得最久。哲学以其纯净和经久而具有惊人的快乐。我们所说的自足性，最主要地应归于思辨活动。只有智慧的人靠他自身就能进行思辨。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，理智活动则需要闲暇，在自身之外它别无所求，它有着本身固有的快乐，有着人所可能有的自足、闲暇、孜孜不倦。如若人以理智为主宰，那么理智的生命就是最高的幸福。理智的快乐是可以与人分离的，一个思辨者除了他的思辨之外一无所需。神的行为就是思辨活动，除此之外，神不能有其他行为，其他德性。神的活动只能是思辨活动，这是最高的幸福。神的生活全部是至福，至于人则以自己所具有的思辨活动而享有幸福。凡是思辨所及之处就有幸福，斯它吉拉哲人如是说。

《尼各马科伦理学》的这个译本，以洛布(Loeb)古典丛书的古希腊语原文为依据。在翻译过程中，我们希望尽可能保存亚里士多德语言简明、词汇稚朴的风格。同时也力求尊重我们自己的历

史成果，约定俗成，不别出心裁。例如mesotes一词，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逻辑论证中，虽然译为“中间性”最为便当，但凡是知晓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人，都对“中道”习以为常，而且这个词与我们的哲学词汇很相融洽，所以，除非在论证中特别必要，不作更改。为了帮助读者把握要点，这里对每章都作了点提要。不过这当然是完全出于己意的东西，未必确当，而且难免挂一漏十，仅供参阅而已。真正的亚里士多德还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原书本文之中，任人汲取，永不涸竭，其他什么也是不可代替的。这个译本蒙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主编们收入译丛，单独出版，宋希仁同志不计寒暑逐卷披阅了原稿，拾遗补缺，改进了译文的质量，在这里对他的美意一并表示衷心感谢。

苗力田

1989年7月

目 录

中译本序	(1)
第一卷	(1)
第二卷	(25)
第三卷	(41)
第四卷	(65)
第五卷	(88)
第六卷	(114)
第七卷	(134)
第八卷	(162)
第九卷	(188)
第十卷	(211)
译者后记	(235)

第一卷

[1] 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。一切技术和科学都有目的。目的种类繁多。从属的技术以主导技术的目的为目的。

一切技术、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，都以某种善为目 1094a 标。因为人们都有个美好的想法，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（但科学与技术等的目的的表现却是各不相同，有时候它就是活动本身，有时候它是活动以外的结果，在目的是活动以外的结果时，其结 5 果自然比活动更有价值）。由于实践是多种多样的，技术和科学是多种多样的，所以目的也是多种多样的。例如，医术的目的是健康，造船术的目的是船舶，战术的目的是取胜，理财的目的是发财。在这里，某些活动有时归属于同一职能。例如，制作马勒以 10 及其他马具的技术，都归于驯马术；马战和一切其他战斗都属于战术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那占主导地位的技术 (arkhitektonike) 的目的，对从属的技术来说，是最为重要的。因为从属的技术以主导技术的目的为自己的目的。（至于实践的目的就是实践活动 15 自身，还是在活动之外另有其它目的，如以上所说的科学那样，实际上 1 是无关紧要的。）

[2] 不可能一切选择都是为它物而做出，在实践中确有某种以其自身而被期求的目的。这种目的就是善自身，是最高的善。关于这种最高善的知识，是人生的关键，要力求弄清它到底是什么。而研究最高善的科学就是政治学。政治学使其他科学为自己服务，制定法律。它的目的包含着其他科学的目的。

20 在实践中，确实有某种以其自身而被期求的目的，而一切其他目的都要为着它。因为，全部选择不可能全都是为它物而做出的（这样就要陷于无穷前进，而一切欲求就会变成无益的空忙）。不言而喻，这一为自身而被期求的目的也就是善自身，是最高的善。关于这种最高善的知识，在生活中岂不是重大的关键吗？正如一个射手在瞄准靶子后，就更容易射中目标。如若这样，那么就要力求弄清至善到底是什么，在各种科学和业绩中，到底谁以它为对象。

人们也许认为它属于最高主宰的科学，最有权威的科学。
1094b 不过，这种科学显然是政治科学。正是这门科学规定了城邦需要哪些科学，哪一部分人应该学习哪些科学，并且学到什么程度。我们看到，那些高贵的功能，如战术、理财术和讲演术都隶属于政
6 治学。政治学让其余的科学为自己服务。它并且制定法律，指出什么事应该做，什么事不应该做。它的目的自身就包含着其他科学的目的。所以，人自身的善也就是政治科学的目的。这种善对
10 于个人和城邦可能是同一的。然而，获得和保持城邦的善显然更为重要，更为完满。一个人获得善不过是受到夸奖，一个城邦获得善却要名扬四海，更为神圣。讨论到这里就可以知道，以最高善为对象的科学就是政治学。

[3] 对伦理学概念的理解差异极大，变化多端，所以这些概念不能是精确的。我们只能满足于概略地、提纲挈领地提出有关这一主题的真理。这门科学的目的不是知识，而是实践。青年人生活经验尚少，所以政治学对他们是不相宜的。对那些想使欲望服从理性的人，道德科学是有助益的。

关于政治学的讨论，只要达到了它所特有的确切性就足够了。不能期待一切理论都同样确切，正如不能期待一切人工制品都同样精致。政治学考察高尚和公正。但对这些概念的解释相互 15 差异极大，变化多端，以致有的人认为它们只是出于约定，而非出于自然。对善自身概念的解释也同样是多变的。人们往往由于善而受到损害：有些人由于富有而遭致毁灭，另一些人则以生命为代价换取了勇敢之名。既然以这样多变的概念为前提，我们也就只能是概略地、提纲挈领地来指明有关这一主题的真理。由于对象和前提是笼统的，因而结论也只能是笼统的。所以，每个 20 人都注定了要以这同一种方式来接受我们所说的每个观点。因为每个受过教育的人，只能在事物本性所允许的范围内，去寻求每 25 一种类事物的确实性。要求一位数学家去接受一种没有定论的说法，正如要求一个演说家进行严格的证明一样，都是不合理的。

每个人对自己所熟悉的事情，都会做出适当的判断，对于这些事情，他是一个好裁判员。所以，要对个别事物进行判断，须 1095a 受到个别的教育；要对整体事物进行判断，须要受到全面的教育。因此，政治学不是青年人所适合学习的科目，他们对生活尚无经验，而政治学理论却是来自生活经验，并且说明生活经验。此外，青年人为情感所左右，因而学不到任何有益的东西。因为这 5 门科学的目的，不是知识而是实践。青年人不但在岁数上年青，而且在品格上也幼稚。他们的缺点不在于少经历了岁月，而在于纵

情使气，在生活上去追求那些个别的目的。他们和那些不知约束
10 自己的人一样，对于他们知等于不知。但是，对于那些想使欲望
服从理性的人，道德科学在他们的行为和活动上却是有所帮助的。我们设定了前提，确立了对象，对于听讲者来说，这已经足够了。

〔4〕大多数人都同意，行为善的顶点是幸福，善的
生活、好的行为就是幸福。然而，对幸福由什么构成是有争议的，有的人把快乐、财富当作幸福，有的人把善自身当作幸福，它是一切东西作为善而存在的原因。柏拉图论述了两种研究途径。学习政治事务的人应当从他们已知道的东西开始，从自己的习性和品格的良好训练开始，从伦理的东西开始。

15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说。既然一切知识、一切选择都在追求某种善，那么政治学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行为所能达到的全部善的顶点又是什么呢？几乎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是幸福；不论是一般大众，还是个别出人头地的人都说：善的生活、好的行为就是幸福。但是关于幸福是由什么构成的问题，却是有争议的。大多数人和哲人们所提出的看法并不一样。普通人把幸福看做是某种明显可见的东西，例如，快乐、财富、荣誉等等。其中一些人说是这一种东西，另一些人则说是那一种东西。甚至同一个人也经常在不同的时候把不同的东西当作幸福。在生病的时候，他把健康当作幸福；在贫穷的时候，他把财富当作幸福；而当人们感到自己无知时，便会对某些思想家提出的那种宏大高远的理论感到新奇，这种理论认为，和上述众多的善相并行，在它们之外，
20
25

有另外一个善，即善自身存在着。它是这些善作为善而存在的原因。对于这些意见全部都加考察，似乎并没有必要，这里只限于 30 考察那些最流行的、看来有些道理的，这也就足够了。

有的理论从最初原理开始，有的理论则在最初原理告终。让我们不要忽略了它们的区别。柏拉图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问题，正确的研究途径到底是应当来自始点或本原，还是应当回到始点 1095b 和本原？正如在跑道上，一个人既可以从裁判员站的地方跑向跑道的另一端，也可以反过来，从跑道的另一端跑向裁判员站的地方。最好的办法是从所知道的东西开始，而所知道的东西具有双重意义，一是指我们已知道的东西，一是指我们可知道的东西。对我们来说，研究还是从我们已知道的东西开始为好。所以，那些想学习高尚和公正的人，也就是学习政治事物的人，最好是从 5 自己的习性和品格的良好训练开始，才可见到成效。始点或最初原理是一种在其充分显现后，就不再问它为什么的东西。而有了良好道德习性的人，也就已经具有、或者很容易获得这种最初原理。至于那与最初原理无缘的人，请他听听赫西俄德的诗句吧： 10

自己想过一切的人最好，
那些肯听良言的也还算好，
只有那些自己什么也不想，
对他人什么也不听的人最糟糕。

[5] 生活有三种，一种是享乐的生活，平庸的人把幸福和快乐相等同，以生活享受为满足。另一种是政治的生活，有人认为荣誉就是善，因为它是政治生活的目

的。但荣誉更多地取决于授予者，而非被授予者，而善是善良者所固有的。荣誉似乎来自对德性的夸奖。所以，德性比荣誉要更好些。但德性也不能成为政治生活的目的。第三种生活是思辨、静观的生活。

我从被打断的地方接着说。许多人从生活得出结论，认为善
15 和幸福并不是不可说明的。那最为平庸的人把快乐和幸福相等同，因此，他们以生活享受为满足。生活主要有三种。第一种就是我们方才所说的享乐生活。除此之外，另一种是政治生活，第三种则是思辨的、静观的生活。有很多人过着一种寄生的、显
20 然是奴性的生活，然而却显得满有道理，因为在名门贵胄中，很多人也是萨尔旦那帕罗^①式的人物。

那些崇尚名声、喜欢活动的人认为善就是荣誉，因为可以说荣誉就是政治生活的目标。然而，对于我们所探求的善来说，荣誉未免太肤浅了。因为荣誉更多地取决于荣誉授予者，而不是荣誉的接收者，而我们敢于断言，善却是某种善良者固有的、本己的、不容易取走的东西。更进一步说，人们似乎是为了表明自身的善良而追求荣誉，至少是追求贤达之人的夸奖和有识之士的赞誉，也就是为了德性而寻求赞誉。这就不证自明，在活动家们看来，德性是更好的东西。甚至可以说，德性比荣誉更能够成为政治生活的目的。但是，就是德性也不完善，不足以成为政治生活的目的。因为，即便在人睡着的时候，似乎德性也不消失，或者说人并非在整个一生中都实行德性。除此之外，那些有德性的人也有时运不济的时候。除非有人进行狡辩，谁也不会说这种背时的生活是幸福的。对于政治生活就说这样多吧，这些反复的说明已足够了。那第三种生活，即思辨生活，留待下面再加考察。
1096a

① Sardanaplos，传说中的亚述王，他在墓碑上刻着：“吃吧，喝吧，玩吧，其余不必记挂。”

至于那些敛财者，则是过着受强制的生活。因为，很显然财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善，它只是有用的东西，是以它物为 目的的。这样比较起来，前面所说的快乐、荣誉、德性更有资格被当作目的了，因为它们是因自身而被追求。但看来它们也并非是最 高善，人们在这里讲了不少道理，所以还是把它们放在一边吧。¹⁰

[6] 对柏拉图理念论的评论。(1) 理念论否认理念是数目，这样就使理念、善自身不能象在毕达戈拉斯派那里那样，在宇宙万物的系列中找到容身之处。(2) 善自身也可能是实体，不过实体将先于关系。(3) 善不是一个普遍、单一的共同名称，如是，它将不能适用于一切范畴。(4) 善不是一门科学的对象，不同科学以不同的善为对象。(5) 理念善不能作为范型，关于它的知识，对一切科学和技术都无用处。它既不能为人所实行，也不能为人所获得。

最好是对普遍善先加讨论，看看争议到底在哪里，尽管这种讨 论令人为难，因为理念论是我们所爱的人提出来的。不过看来这¹⁵ 还是最佳选择，特别是作为一个哲学家，为了维护真理就得牺牲个人的东西。两者都是我们所珍爱的，但我们的责任却要我们更尊重真理。那些提出这种理念的人，并不在具有先后次序的东西中去制作理念，所以他们提不出数的理念来。但善却既可以用来述²⁰ 说实体，也可以用来述说性质，述说关系。不过，绝对或实体在本性上却先于关系，关系似乎是实体的附属品和偶性，所以绝对的善和相对的善两者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的理念。

此外，“善”这个词的意义和“是”的含义同样多，它既可以